

# 这里有国民下饭菜，还有“杨贵妃最爱”

——涪陵走笔

本报记者李勇、张桂林、陶冶

盛夏时节，长江重庆涪陵段南沱镇睦和村的江岸边，200多亩荔枝成熟了。“妃子笑”“带绿”“绛纱兰”“糯米糍”等六七个品种的荔枝挂满了枝头……睦和村的村民们迎来了又一年的丰收。

榨菜这一“国民下饭菜”出自涪陵人人皆知，但要说涪陵产荔枝，恐怕大多数人都未曾听闻，甚至不少重庆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然而，据史书记载，涪陵和荔枝的渊源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结下。唐天宝年间，让杨贵妃“心心念念”的荔枝，很可能就来自长江与乌江交汇的这片沃土。

## 一骑红尘妃子笑 荔枝缘从巴蜀来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晚唐诗人杜牧的名篇《过华清宫》，让世人知道了杨贵妃吃荔枝的嗜好。

对杨贵妃爱吃荔枝这件事，《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唐玄宗这一滥用国器“花样宠妻”的行为，成了劳民伤财、荒弛朝政的负面典型，但贵妃所吃荔枝究竟从何而来，却成了一道“世纪猜想题”流传至今。有荔枝生长的地方，都愿意贴上贵妃“特供”的标签。

经文史学家对不同朝代各类史学典籍的梳理，大致有福建说、两广说和巴蜀说三种意见。其中，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巴蜀之涪州（现重庆涪陵），有比较过硬的“证据”。

首先，虽然现在川渝两地的荔枝产量不大，但唐代的巴蜀大地是与岭南齐名的荔枝“主产区”。

在唐代，对荔枝情有独钟的不止杨贵妃，大文豪白居易也是历史上荔枝的超级“粉丝”。在被贬江州（今重庆忠县）期间，白居易专门让画工出了一本关于荔枝的图集并亲自作序，即为著名的《荔枝图序》。序中开篇即讲明：“荔枝生巴峡间”，这证明当时长江三峡一带是产荔枝的。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曾对历史上四川荔枝的种植和分布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唐宋时期，北纬31度以南的成都、重庆、宜宾、泸州、涪陵、乐山、万县和雅安等地的河谷地带均有荔枝种植的记录。其中，北纬30度以南的宜宾、泸州、乐山和涪陵四地产量最大，质量最好。

蓝勇表示，荔枝的生长需要基本的热量条件，但历史气候研究表明唐代是中国的一个暖期，气候比当代温暖，因此唐代四川盆地内大面积的荔枝分布，恰好是当时荔枝生长的北界。

其次，更为关键的一点，相较福建、两广地区，巴蜀地区离长安从距离上更近一些，便于杨贵妃吃到更新鲜的荔枝。

众所周知，荔枝有一个特性——不易保存，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言：其果“如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历史地理爱好者分析，按照现在冷链快递的



▲大图：重庆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荔枝种植园。



小图：7月中旬，睦和村村民用背篓运送刚采摘的荔枝。本报记者刘潺摄

速度，要从福建、两广把荔枝发到西安，至少也要两到三日。而在唐代，即使通过急驿，岭南的新鲜荔枝在四五日内送达长安基本没有可能。所以，贵妃所食荔枝，应来自他处。

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在他的名著《唐代交通图考》里专门有一章《天宝荔枝道》，仔细分析了贵妃吃的荔枝从何而来，他的结论即是：重庆涪陵。

## 唐人不说宋人说 荔枝道千古之谜待解

大面积种植规模加上离长安最近，涪陵的荔枝有充分理由成为贵妃“岁贡”。史书记载，唐玄宗为此颁旨自涪州设专驿直通长安运送荔枝，后世称为“荔枝道”。然而，关于荔枝道的历史认知，不同朝代有不同看法，还有不少谜底尚未揭开。

其一，历代史学家对比了唐人和宋人关于荔枝进贡的记载后，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唐人多言荔枝来自岭南，而宋人多云荔枝来自巴蜀，

这意味着唐代的人貌似并不认可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荔枝道”来的。

《唐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也就是说杨贵妃的儿时经历使得她爱上荔枝，而后来发现岭南荔枝胜于蜀地，所以由岭南进贡。

与杨贵妃同时期的诗圣杜甫的诗句：“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枝”（《病桔》）“炎方每续朱樱献，曾是岭南贡荔枝”（《解闷》），也认为荔枝来自岭南，而非巴蜀。

不过到了宋代，有了白居易关于荔枝“三日而味变”的科普，大家更倾向于巴蜀说。苏轼《荔枝叹》中写道：“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并特别注释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入。”

其他典籍包括成书于南宋、由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更详细记录：“妃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厚，唐杨妃所喜。”

而我国古代第一部荔枝农学专著蔡襄的《荔枝谱》也记录：“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

致。”

最清楚情况的唐人却不愿承认荔枝自巴蜀来，不知是何故。

其二，《舆地纪胜》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而在其他史料中，从涪陵至长安，五日、七日说法皆有之。

试想一下，在没有现代冷链技术的唐代，如何在盛夏时节从炎热的长江沿线将荔枝完好送到长安，古人的保鲜技术不是一般地厉害。

对荔枝古道有所研究的涪陵区作协主席李世权介绍，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认为，新鲜荔枝连枝一块摘下，装入粗大的楠竹筒中，两头用湿润的黄泥封住，再用棉被裹之，就能起到“冷链”之效果。

然而，苏东坡《荔枝叹》中“永元荔枝来交州”，表明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来自两广乃至当今越南地界的荔枝进贡，说明对于荔枝的保鲜技术，前人早就花了不少心思，因此进贡贵妃的荔枝是否还有更加“先进”的保鲜方法，至今仍是一个谜。

# 生于“受降之城”，19幅油画巨制还原对日受降

本报记刘芳洲、周勉

盛夏时节，前往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驻足在纪念馆园区南部的一排房屋前，静静观赏屋内悬挂的19幅受降油画。

这19幅油画平均尺寸6平方米，出自70岁的芷江籍画家钱德湘之手。自2008年起，他和夫人谭明利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搜集史料，咨询专家，画下了芷江受降、枣庄受降、“密苏里号”受降和中国战区16个对日受降区的受降场面。

“这19幅画真实全面地还原了受降场景，它们是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对后人的警醒。”钱德湘说。

## 从未忘记的梦想

1945年8月21日，一架日军零式运输机在中美空军混合编队的六架战斗机押送下，载着侵华日军代表飞抵湖南芷江。日军降使今井武夫一行奉冈村宁次之命向中国军民投降。其后，日军分16个降区、101处开始缴械投降。

那一天，芷江大街小巷满是庆祝的人群，大家欢呼、拥抱，锣鼓齐鸣，街上铺满厚厚的爆竹纸屑。五年后，钱德湘出生在这个曾经的盟军空军基地、湖南西部的侗乡小城。“抗战故事我听了太多，脑海里时常想象过去的画面。因为父亲在芷江机场附近工作，我天天都在‘飞虎队’驻扎过的地方跑着玩。”

对于热爱画画的他来说，家乡的山水与风土人情仿佛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水井，他听历史，画民俗，成长为热爱艺术的青年。

1968年，钱德湘下乡插队，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长沙知青。年轻的他们对艺术创作充满激情，这名长沙知青对钱德湘说，“真希望你能用油画重现芷江受降的场景。”

这句话仿佛一颗石子，在18岁的钱德湘心中激起久久无法平息的波澜。

业后留校任教，后又任来自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引荐下，前往美国创作、办展。

时光荏苒，钱德湘每次回到芷江，都会到机场、“受降纪念馆”“受降堂”等地方看一看，这里曾经历了炮火的无情肆虐，也见证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重新崛起的时刻。每一次，钱德湘都有新的感悟，梦想的种子不断萌芽。

最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成为点燃火种的人。

2008年，钱德湘再次回乡参观受降纪念馆，此时的他已在油画界颇有名气，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均有展出，也受到许多收藏家的追捧。吴建宏看了他的画册后，激动地说：“您笔下的人物如此生动饱满，能不能请您画一张芷江受降的全景图，今后在纪念馆展出？”

等待了40年的机会终于到来，钱德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吴建宏的请求，更是钱德湘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留恋和他记录激荡历史的家国情怀。“我没有忘记我的梦想，这件事一定要全力做好。”钱德湘说。

## 从第一幅画到“还原历史”

旅美多年，钱德湘看过许多外国画家笔下的历史题材油画。“外国人的历史画大多是鸿篇巨制，格局大、场面大，芷江受降也一定要是这样一幅‘重头’作品。”

虽有高超的绘画水平和坚定的决心，可钱德湘手头的资料却很少——几张黑白照片、一些文字材料，远不能达到绘制巨幅油画的要求。成稿之前，他要拟将近一百张草稿，而这过一过程最需要的便是原始视频。

当他向吴建宏提出寻找芷江受降原始视频时，这个想法与吴建宏不谋而合。

“我找视频找了很多年，托人在日本找过，也亲自去台湾找过，都没有结果。”吴建宏说，在他去台湾寻找视频的时候，一些参与过受降的军官后代提醒他，应将目光转向美国。

既然要还原历史，何不将视野放到全国，乃至全世界？钱德湘与吴建宏商议，将1945年的16个受降区举行的受降仪式全部以油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届时，观众可以在一个地方看到所有受降场面，感受一个个历史画面拼凑起来的壮阔胜利场景。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条路要用多久的时间走完？钱德湘的答案是十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画历史画面一定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首先要做学问，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与责任。”钱德湘说。

人员找来了足足一车的光盘和胶片，挨个播放给他们。第一个视频的内容是南京受降，第二个是广州受降，而播放到第三个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受降场景出现在了钱德湘夫妇眼前。

画面中的桥岛芳雄抬起手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个动作仿佛一道闪电，在钱德湘的心中无声炸开。

那一瞬间，钱德湘感觉自己的每一根血管都是滚烫的。“当时心跳都加速了，我喊出来了——这就是芷江！”

接下来，当镜头转向室内，熟悉的布景和人物同时出现，钱德湘再也难忍心中的激动。

“就是这个！”夫妇二人一瞬间不知说些什么，只是对工作人员重复着：“Copy！Copy！”

2014年，他们将视频“护送”回了国内，这是他们的“意外收获”，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抗战历史影像资料的空白。

“有了丰富的资料后，我每次都会从不同的视角创作几十到一百张草稿，再咨询很多研究历史的专家，最后选择一张最符合历史事实的。”钱德湘说。

得道者多助。钱德湘将这19幅油画称为“集体创作”。由于他经常在旧物市场淘一些与二战相关的物品，有一个美国店家将店内所有的飞虎队袖章等配饰全都无偿赠予了他。“我把这看作是人们对历史的敬畏。”

今年，钱德湘的19幅油画全部完工，这其中更有宏大的横版画，也有纵深的竖版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正在扩建场馆，以便更好地展出。

“艺术的塑造比照片更有感染力，油画可以通过画家的构思把人物的精神表达出来。这些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也留下了民族的抗日精神和家国情怀。”钱德湘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钱德湘夫妇再次回到了芷江，来到了受降纪念馆。在19幅油画前，他们和游客一样难掩内心的激动。

在他们身后，一群孩子好奇地打量着油画；一位父亲给年幼的女儿解释何为“受降”。多年后，已经长大的他们将会明白，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是一种名叫“和平”的力量。